

在拉內靈修神學中反省依納爵經驗

吳伯仁 編譯¹

本文作者全面性地檢視了拉內的神學觀及靈修觀的特色，並說出拉內以依納爵的神秘經驗和虔敬方式（平心）出發，講出依納爵靈修特色。

壹、序言

卡爾·拉內（Karl Rahner，1904~1984）主要是以身為一位思辨神學家（speculative theologian）出名。在假定信理神學和靈修神學是不同的學科之下，如果一個人想要掌握到拉內靈修生活的概念，可能傾向從他出名的虔敬著作中去尋找，但對拉內來說，神學和靈修是兩者不可分的；他也審慎地根據個人的原則，拒絕將它們兩者分開。

¹ 本文編譯自 Avery Dulles, "The Ignatian Experience as Reflected in the Spiritual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reprinted from *Philippine Studies*, 1965, pp.471~494。原著者 1918 年 8 月 24 日於美國紐約州出生，1946 年 8 月 14 日進入耶穌會，1956 年 6 月 16 日領受司鐸聖職，於 2001 年 2 月 21 日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升為樞機，現在在美國復旦大學擔任宗教和社會講座的教授（the Laurence J. McGinley Professor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at Fordham University）。譯者吳伯仁神父，耶穌會士，現為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博士候選人。為了讀者閱讀順暢和理解方便，譯者以編譯的方式，適度調整原文內容、加上小標題，並增加一些註解。

一、神學的探討將人帶入奧秘本身

拉內主張：「神學論述，是帶人進入奧秘的論述」²。一個真正的神學或系統的論述，以及在觀念的內容方面，必須超越它自己，指向天主自身無法理解的真相。我們稱此一真相是天主恩寵本身，亦即天主的自我通傳。

但我們無法用概念性的觀念和論述，充分地描述天主本身和祂的自我通傳。如果一位神學家真的要對此做正確的說明，他或多或少必須去追憶「從虛無中顯現出絕對奧秘本身恩寵的經驗」³。這經驗的因素不僅必須要出現在宣講中，而且也必須臨在於神學學術的研究中，甚至在修道院裡。拉內宣稱必須讓學生瞭解：「直到他的反省成為自己真正的宗教經驗以前，他將不會真正地掌握他的學科」⁴。因此，為拉內來說，神學和宗教的經驗以及靈修生活，是緊緊地綁在一起的。

二、拉內靈修教導的向度

拉內的靈修教導，如同他的神學一樣，有它多重的向度。它是人性的、基督徒的和天主教的，龐大的、多樣的，幾乎可以說是如同天主和人相遇的真相一樣。

²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Was ist eine dogmatische Aussag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V* (Einsiedeln: Benziger, 1962), p.72; 英文譯文 "What is a dogmatic statement?"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 (Baltimore: Helicon, 1966), p.58.

³ 同上，德文，74；英文，60。

⁴ Karl Rahner, "Über die theoretische Ausbildung künftiger Priester heute," *Stimmen der Zeit* 175 (1964~65), pp.192~93.

1. 以天主為中心

從某個角度看，拉內的靈修可以被稱為「以天主為中心」（theocentric）。拉內的靈修，以言語難以形容的天主作為開始和結束。這位天主居住在不可接近的光明中，祂也無限地大過所有我們用言語和觀念來描述關於祂的一切。

2. 以基督為中心

同時它也是「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c）。為拉內來說，基督是那最深服從潛能的、不可重複和不可逾越的實現。人的本能是藉此潛能來定義—這個潛能被高舉到和天主位格性的結合。靈修生活的真相，一次而永遠地發生在天主聖言降生的耶穌身上，而在一個較低的平面上部份地再發生。

因此，真誠的虔敬是效法基督，但不是在機械式或奴隸式的方向上，而是在自由和原創的方向上。此一方向相稱於個人真正的自我和個人的情況。拉內對於基督生活的奧蹟，不單是指祂的十字架和復活，也是包括祂在世上存在的所有建構性的行動，基督生活的奧蹟有著無窮盡的價值，作為我們救贖的典型和有效的原因。

3. 聖人和聖母的幅度

為我們的緣故，基督救贖活動的白色光芒，反應在聖人生活不同的歷史脈絡中。聖人們適合作為傳達給我們救世主典型能力的媒介，也指出基督聖化新的和創造性實現的方向。聖人是一位忠實地跟隨，更是在聖神的引導下，以深刻原創性的方式來跟隨由基督所劃出的途徑。在此對聖人所說的，大多能應用在至聖聖母身上。拉內在聖母身上，看到「什麼是基督徒最完美的實例」、「完全地顯示出教會、恩寵、救贖和天主救恩

意義的典型或形象」⁵。因此，拉內的靈修有強烈的瑪利亞的成份。

4. 降生性的靈修

在拉內的人學強調人性肉體、社會和歷史的觀點基礎上，我們仍然可以給拉內的靈修神學加上一點，它是降生性的靈修。從拉內的觀點來看，基督的恩寵絕不會從上垂直而下，像晴天霹靂一般地來到我們這裡。基督的恩寵是透過具體的歷史情況來到我們這裡，並且它也有強烈的社會或團體的幅度。

拉內提醒我們，聖言成爲血肉爲的是將神聖的子民和祂自己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不可能只憑藉恩寵不可見地連結在一起的靈魂內在的共融，而是應將人們生活的時空特質視爲當然。諸聖的相通必須如同一個有血有肉的社會性有機體來實現它自己。恩寵總是有基督的幅度，並且也有教會的幅度。它是透過天主所形成的子民來到我們這裡，它也傾向將接受者更深地整合進入這個子民中。

5. 聖事性的幅度

因著同樣的理由，所有的恩寵在某種意義下是聖事性的：「七種聖事是恩寵的發生和佔用的七個基本的具體化」⁶。在它們中間，基督徒和天主的相遇達到最完美和最真實的形式。但

⁵ Karl Rahner, *Mary, Mother of the Lord*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3), p.37.

⁶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Personale und sakramentale Frömmigkeit,"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 (Einsiedeln: Benziger, 1955), p.134; 英文譯文 "Personal and Sacramental Piet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 (Baltimore: Helicon, 1963), p.126.

是聖事絕不能和生活的其他層面分開。「『生活的感恩祭』是『教會感恩祭』的一個必要的條件」⁷。我們的禮儀生活正向地要求我們，必須帶著它的果實進入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心。

6. 自由和自動自發的重要性

因為拉內對於教會、社會和聖事的敬意，他絕不會忽略自由和自動自發的價值。他宣稱靈修生活唯一的中心是天主，而且這個中心處處都在⁸。如果我們必須轉向某些特定的機構，但天主的恩寵不被這些機構所限制。我們必須提防讓任何特別的敬禮，如對耶穌聖心、感恩祭、甚或對聖母的敬禮，成為宗教生活的絕對因素，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方式，可以被強加在其他方式之上。

身為天主創造性的愛，每一位獨特而又不可重複的男女，必須在一個適合他自己的方式上找到他邁向天主的途徑。天主可以在無數的途徑中，召叫一個人在教會內或在世界中服侍祂。甚至在教會中最謙卑的平信徒，如果他回應聖神賜予他的特別召叫，也有他自己特別的恩典去達成。

小 結

在拉內神學廣泛的辯證之中，所有的方向都是動態地結合在一起：非受造的和受造的、基督的和瑪利亞的、聖事的和個人的、教會的和個別的、神聖的和俗化的、機構的和神恩的。

⁷ Karl Rahner, *The Christian Commitment*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3), p. 148.

⁸ 同上著作, p. 140.

除非我們把拉內觀點的廣度存放於心，不然我們將處在誤解他關於特殊問題所作特別論述的危險之中。

以下的討論，我們將不會對拉內靈修神學，提供一個完整的縱覽。我們將注意力限制在我們時代中主要的問題上，也就是宗教經驗的問題。對於拉內的一般學說作一些討論後，我們將更具體地探討拉內所描繪的依納爵式基督徒經驗的特質。

貳、在靈修生活中的經驗

事實上，拉內避免將抽象的概念和命題式的公式放在首要的位置。它們可能是正確的和必須的，但它們是引伸出來的，卻是次要的。它們是為使事物具體化的記號。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傳遞了在真實事物之前概念性瞭解中的事物；並且在某種方式上，這真實的事物也被稱之為經驗的。拉內經驗的觀點是豐富和複雜的，但它也完全地遠離任何膚淺的經驗主義⁹。

一、一般經驗的向度

在意識基本的行為上，也就是說在根源經驗中，這經驗發生如同一個人回到他的心理生活的泉源那樣頻繁，拉內主張人瞭解他自身之所是。人覺察他自己是一個適應事物和世界的存有者，以及是他自己思想和行動的主體和基礎。因此，經驗包括超越那直接呈現給我們的客體事物。它甚至超越我們自己心理行為的表面意識，達到那些模糊的、暗含的和不確定的下意

⁹ 參照 “Erfahrung” in Karl Rahner and H. Vorgrimler, *Kleines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 1961), pp.94~95.

識層面。這些表面的意識，是我們可以藉著簡單的內省來達到的。在它的豐富中，經驗也可達到意識半認識的深度。

二、天主直接的經驗

在這經驗廣泛的觀念的基礎上，拉內不會遲疑地談論天主直接的經驗。天主不是一個客體、也不像一個存有者伴隨著其他存有者般，呈現在我們面前或在我們內被覺察。嚴格來說，祂不是經驗中的一個資料。但是在知識的每一個行動中，天主總是出現有如一個超越的平面，像一個根本的基礎，給予所有被看見和被認知事物的真相和可理解性。拉內稱此一在天主邊際的經驗為「邊界經驗」（Grenzerfahrung），嚴格說來，它是所有宗教經驗的出發點和不可或缺的基礎。

但是，它只是一個基礎。因為真正的宗教經驗，拉內要求比這無限平面僅是涉及、但卻未深入的意識更多。事實上，我們經驗到的知識對象，與此未深入的意識相對立。當天主在恩寵中接近人時，祂是在一種適當的宗教方式中被經驗到的。這樣的經驗不只是在救贖歷史客觀的事件中、在福音外在的聆聽上、或是在聖事物質的接受中，更是超越、並且在所有這一切之上，內在地在靈的深處。拉內宣稱：「和啓示的言一起，藉著內在、意識、非客觀動力的恩寵，朝向救贖和聖化天主的傳達必須到來」¹⁰。

¹⁰ Karl Rahner, "Was ist eine dogmatische Aussag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V*, p.84.

1. 天主走第一步

爲使人正確地理解在歷史中天主臨在的記號、或是接受福音的喜訊，天主必須親自準備我們的靈魂。祂必須藉著內在的碰觸，提升和聖化人靈的絕對平面。因此，人最初在恩寵中與天主的接觸，採用一種直接、非客觀性經驗的型式，但是我們不會清晰地意識到此一經驗¹¹。

2. 人有能力經驗到此恩寵

拉內用一個不爭辯的「是」，來回答人是否能經驗到恩寵的問題。拉內對這樣的看法感到厭惡，就是一個純粹本體或實存的提升，在人的意識生活中並沒有留下任何記號。他主張人基本上是精神體，雖然他是「在世界中的精神」(Geist in Welt)；並且精神體是以有意識的自我所擁有的觀點來定義的。恩寵必須在人的自我靈修的經驗來影響。因此，任何恩寵的給予，意含人意識生活的調整。

3. 此一基本原則的應用

拉內將此原則運用到成義的神學和靈修發展的神學上。當罪人重新進入恩寵的境界時，他必須主動地透過補贖和愛德，讓自己朝向天主。聖事的成義不應被描述爲一種更簡單和更容易的方式，如同一條捷徑般，使我們免除個人的活動，甚至減小它的重要性。更精確地說，聖事是基督在祂的教會內可見的表示。這些表示，如同他們只是適宜地回應在我們的身上，進

¹¹ Karl Rahner, "Warum und wie können wir die Heiligen verehren?", *Geist und Leben* 37 (1964), pp.335, 337.

而引出更熱烈的活動。也就是，當我們適當地領受聖事時，我們的意向必須改變，同時也加速我們宗教生活內在的熱情¹²。

拉內也將此「人存在基本狀況的準則」¹³應用到靈修發展的問題上。拉內不承認靈修發展能夠適當地被重複行為所達到的習慣測量出來。他拒絕這些在確定模式下傾向的行為，能夠藉著純粹機械式的方法製造出來或破壞。再者，甚至最好的習慣也有相當程度的相互矛盾。他們能夠剝奪我們自動自發和真正獻身的宗教行為。拉內的結論是：如果習慣有價值，主要是因為它們使一個人從次要的憂慮中獲得自由，以致於他能夠將他的精力更充分地獻身於更大而重要的行為上。

¹² 參照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Personale und sakramentale Frömmigkeit," p.138; 英文譯文 "Personal and Sacramental Piety," p.131: 「這可能只是表面的經驗主義，試著藉在虔誠接受聖事的情況下，訴之於一個相反的經驗，來否認此一論述。在那種情形下，一個人可能為某些更深的靈性、超性行為一起的直接內在經驗，可以達到的神慰和提升等能證明的感覺所困惑。這些行為能夠變成更內在的、個人的和存在性的，無需藉著平常內在經驗必須地可證明的事實。」

¹³ 谷寒松，《神學的人學—天地人合一》（台北：光啓，1991），252頁：「人包括兩個形上因素：純本性（pure nature）與超性存在基本狀況（supernatural existentielle）。純本性未曾獨立存在，在拉內心中，只是個思想性的工具概念，用以講解超性問題。存在的基本狀況（existentiale）是海德格所用的思想範疇，意指人存在，不論想什麼、做什麼、發展什麼，常面對死亡的基本存在特色。按此，拉內想到，人既然不論想什麼、做什麼、發展什麼，常生活在天主的恩寵、計畫內，也就是說，人本來即有超性的存在基本狀況。」

4. 最高成全的基準：愛天主和愛人

藉著好的習慣，我們能夠在某些程度上，漸漸地克服強烈慾望的牽引和倫理上的怠惰。這些牽引和怠惰，通常阻礙我們將我們整個自我投入我們深思熟慮的行動中。最高的成全，在於藉著個人承諾的最大程度來實行對天主和鄰人愛的行動上。拉內提議以「行動存在基本狀況加深的法律（das Gesetz von der existentiellen Vertiefung der Akte）」¹⁴，來取代傳統靈修發展途徑的描述，諸如淨化之路、光明之路和合一之路。只要我們覺察我們行為的強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成全上的發展，是經驗的問題。但是，真正在進展的人不會計算他自己的功績，反而是他完全地對天主和鄰人的愛感興趣¹⁵。

所有其他善良的活動，是為愛作準備或是愛的表達。拉內表示，愛不只是和其它德性一起的一種義務，好像它是可容許的，或因為它是命令，甚至可能簡單地去愛。事實上，個人的愛是人主要的行為、他真正存有的完成。在他和同伴的共融中，他們構成了這正常靈性的環境，人不能夠經由其他的途徑找到天主和他自己。因此，拉內顛倒了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有名的格言：「地獄為其他人」（hell is other men）；

¹⁴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Über das Problem des Stufenweges zur christlichen Vollendung,"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Einsiedeln: Benziger, 1956), p.34; 英文譯文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Gradual Ascent to Christian Perfectio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Baltimore: Helicon, 1967), p.23.

¹⁵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Trost der Zeit,"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p.171~72; 英文譯文 "The Comfort of Time,"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p.143.

拉內宣佈：「天堂為被愛的其他人」（heaven is the other as beloved）¹⁶。

一個人可能隨便地反對：天主的愛高過鄰人的愛。事實上，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如果一個人想他愛天主，但並不真正地愛他的鄰人，他欺騙他自己。再者，對他人投身的愛如同絕對地接受的「你」（Thou），已經包含了天主的愛。拉內使我們記起傳統神學的教導，朝向別人的愛德本身是一個神學的美德，亦即以天主作為它的形式的對象（obiectum formale）。因此，在《瑪竇福音》廿五章中記載的最後審判，能夠被描述成彷彿作為「無神主義者」準則的基礎¹⁷。對許多表面上虔誠基督徒來說，拉內顯明地希望說：那些無神的人文主義者，亦即無名基督徒，在你們之前進入天國。

5. 本性和超性

我們不是必須區分本性的愛和超性的愛嗎？當然，拉內真的做了這區分，但是他拒絕將它們分開。人所生活的真實世界是被超性的世界所射穿。我們出生所具有的確定的本性是被上主所決定地進入榮福直觀。它是為天主降生的聖言所碰觸和徹底聖化的本性。天主普世救贖的旨意從四面八方環繞著我們，也充滿我們所呼吸的空氣。那麼，正如拉內所構思的，高舉的恩寵不只是天主救恩能力進入受造的次序中的一個偶然的出擊。更正確地說，它是一個永久的奉獻，「實存者」（Existential）

¹⁶ Karl Rahner, "Warum und wie können wir die Heiligen verehren," p.333.

¹⁷ 同上著作，p.335；「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瑪廿五 40）

總是給予，且是自由的給予。事實上，拉內強烈地傾向呂帕達（Juan Martinez de Ripalda, 1594~1648）的思想，亦即：每一個本性上好的行爲，事實上是超性地被提升。

在我們不斷地和天主交談，正如祂透過我們的環境來到我們當中，我們持續地經驗到超性的恩寵¹⁸。在日常生活中，聖神的造訪和本性的以及世上的價值連結在一起。但在天主的超越中，我們不能和天主直接地相遇。甚至，在我們不間斷地朝向天主時，祂拒絕被任何祂的次善或受造的反應所安撫。我們藉著僅有的內省，是不能清楚地將那些起因於人靈無限本性開放的事物，和那些起因於天主白白地給的外加的召叫區分出來。

但是，在一些寵幸的時刻中，我們找到我們自己直接和天主有關。這不僅是作為世界圓滿的成全，更是不可測量地在世界的成全之上，作為一位自由的、個人的存有者。當我們出自於純粹慷慨的行動，出自於對天主的旨意純粹順從的服從，以及沒有任何內在滿足感覺的犧牲，我們開始認真地明瞭生活的真正意義，不在於這世界能夠提供的任何事物上¹⁹。

¹⁸ 參照 Karl Rahner, *The Christian Commitment*, p.104: 「透過那個恩寵，生活，具體來說，每日的生活有一向內朝向天主的開放。此一恩寵不間斷地被提供給生活。此恩寵渴望在這生活具體中成為活潑的和結果實的。喜樂、認真、負責、勇敢、對一不可預知未來的投身、愛、誕生、工作的重擔和每個人所經驗生活中，上千個其他的層面，有一個暗流。如果它們正確地被解釋，以及在它們真正的和不被稀釋的本質被接受的話，此一暗潮來自於恩寵，並被引導進入生活之中。」

¹⁹ 拉內寫下了此一與天主恩寵直接的寵幸經驗，參照德文原文“Über die Erfahrung der Gnad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p.108~109; 英文譯文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Grace,” *Theological*

小 結

總之，拉內認為，恩寵的經驗是靈修生活的開始、過程和高峰。即使我們絕不可能將神的恩典當作一個客體來瞭解，或是藉著檢查來證明它，但是超性的經驗光照我們所有的途徑。

Investigation III, pp.88-89: 「當我們委順於此一精神經驗 (the experience of the spirit) 時，當那可觸知的、可指定的、愉悅的事物消失時，當每一件事情呈現出死亡和毀滅的味道時，或是當每一件事消失，好像在一種難以形容的，好似蒼白的、沒有顏色的和不可觸摸的祝福時，我們能夠確信那不只是人靈，而且也是聖神在我們內工作。這是恩寵的時刻。那麼，我們所經驗到我們存在似乎神奇的、深不可測的深度，是這位向我們自我通傳的天主深不可測的深度。這是接近祂的無限的開始，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途徑。因為它是無限，所以品嚐起來好像沒有東西一樣。當我們順服，不再屬於我們自己的時候，當我們否認我們自己，不再控制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時候，當所有事物包括我們自己從我們這裡離開，好像奔向無限的遠處，那麼我們開始生活在天主自己的世界中，生活在恩寵的天主和永生的天主的世界中。首先，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和不熟悉。我們總是冒著受到驚嚇和逃回到我們所熟悉的和接近我們一切的危險。事實上，我們有時必須、也容許如此去做。但是我們必須漸漸地讓我們自己適應去喝這杯為聖神充滿的精神純酒的滋味。至少我們必須做到這樣的程度，當祂直接的祝佑來到我們這裡時，我們不要放棄這個杯。」

「在這生活中，聖神的杯和基督的杯是同一個。唯有那些慢慢學會在空虛中找到滿全、在失敗中找到成功、在死亡中找到生命、在棄絕中找到富裕的人，將暢飲這個杯。任何一位已經經驗到這件事的人，有能力經驗到聖神，純粹的聖神，以及在這經驗中，經驗到恩寵的聖神。因為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唯有藉著在信仰中基督的恩寵，這精神的解放才能達成。無論如何，當他在那裡使這個精神得到自由，他是藉著超性的恩寵得到釋放。此一超性的恩寵，將精神引入天主真正的生命中。」

通常我們在這世上，透過我們和別人相處中找到天主。天主通常直接透過我們所遇見的人，以及我們在愛中對他們的回應，傳達給我們。這位透過生活的環境、透過週遭的人，以及透過耶穌的人性來到我們這裡的天主，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一經由祂彰顯自己的受造物。

因此，當世上所有的支持和安慰失去的時候，我們仍然能夠在一些時刻經驗到天主的臨在。當我們整個人充滿真正的愉悅，充滿沒有混淆的喜悅，這些喜悅是沒有任何受造物能夠激起的，那麼我們能夠確信這是那位通傳自己的天主。但是，這些時刻絕不受我們的指揮。當這些喜悅仁慈地賜給我們，特別是我們極小心地意識到我們如何毫無準備地來接受天主純粹的恩典²⁰。然而，我們在恐懼中退縮，以便躲避天主的愛，我們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因為道路在我們面前敞開，讓我們前來品嚐主的甘飴²¹。

²⁰ 這近似於聖依納爵《神操》中所描述的「沒有前因的神慰」。參：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文》（台北：光啓，2003 三版），330 號（簡稱：操 330）：「只有吾主天主，能夠不用任何『前因』，而把安慰賞賜給人靈。因為祂既是造物主，自然能隨意出入人靈，推動他、吸引他全心愛慕至尊的天主。所謂『前因』，就是藉理智和意志，先察覺或認出一種形象，從而發生神慰」。這也與《神操》中的「選擇的第一個時間」有關：「幾時吾主天主這樣推動、吸引人的意志，致使這虔誠的靈魂不但毫不疑惑，甚至不能懷疑，因此隨著天主的指示去做……」（操 175）。

²¹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Über die Erfahrung der Gnad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p.109; 英文譯文 "Reflection on the Experience of Grace,"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p.90.

參、依納爵·羅耀拉的經驗

事實上，我們很難在拉內自己的靈修神學，和他對於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經驗的解釋之間劃清界線。在拉內身上，這兩者幾乎是融合在一起。拉內意識化地使用《神操》作為一個神學的來源，他也確信聖神已經在依納爵身上，興起一個原創性、創造性地對於基督徒的生活重新詮釋。這將豐富我們對於啓示的瞭解。

一、依納爵式的神秘主義

正如拉內所分析²²，依納爵的神秘主義摻合了一種全神貫注於天主完全的超越，和一種令人驚奇的能力，在具體的生活情況中，隨處隨地找到天主。我們如何能夠在此世界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與這位依納爵所認知的不可測量地被高舉在一切有限事物之上的天主相遇？

一個可能的回答是：因為世界是它神性創造者的鏡子。當然，這是真實的，但它不夠充分地用來建立任何真正的敬拜，更不用說用它來建立基督徒的神秘主義，或是依納爵式的神秘主義了。在啓示的欠缺中，拉內主張人不斷地傾向將天主簡約成一種在世界中的精神（*anima mundi*），結果是虔敬退化成一種對造物熱心的形式。因此，天主被推擠進入一種無所事事旁觀者的位置，進入一種世界神性的層面。

²²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Die ignatianische Mystik der Weltfreudigkeit,"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p.329-48; 英文譯文 "The Ignatian Mysticism of Joy in the Worl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pp.277-93

依納爵與如此偶像崇拜的泛神論相距甚遠。他曉得介於宇宙和造物主之間、介於時間和永恆之間，沒有那種令人欣慰的和諧。他在日常的生活事物中和天主相遇的能力，依靠一個非常不同的原則。依納爵的天主，寓居在不可瞭解的奧秘中，關於祂所創造的一切，是自由的。因為天主，一切萬物的主宰，能夠在歷史中的任何時刻顯示祂自己，因此這世界喪失它的自主，它不能夠成為人類行動最後的準則和決定之所在。這世界必須隸屬於這位能夠召叫人去侍奉祂的天主。

二、依納爵式虔敬的主要特徵：平心 (indifference)

天主超越所有受造的主權，提供了「平心」原則的教義基礎。拉內稱它為「依納爵式虔敬的主要特徵」²³。我們可從三個層面來看：

從消極方面來看，這包含所有不是天主的事物，暫時性和可消費特性深刻的意味，也因此包含朝向所有受造物確定的「最後的保留」。除非天主願意，不然在天主之外，沒有任何事物可被找到。除非藉著其他的原則來平衡，不然關於人和機構，此消極的平心能夠引到冰冷、狡猾、甚至幾乎是憤世嫉俗的相對主義。

但是在積極方面，「平心」包含侍奉的隨時待命，以及對天主所愛和所渴望的一切，一個正面的情感。依納爵式的虔敬，特有地包含對基督人性深刻的忠誠，以及對在這世界上所有基督代表的忠誠，包括對教會、聖統以及教宗的忠誠。對那可能藉著其他方式充滿耶穌會士心靈的硬心和實用主義，拉內在耶

²³ Karl Rahner, "Ignatianische Frömmigkeit und Herz-Jesu-Verehrung," *Sendung und Gnade* (Innsbruck: Tyrolia Verlag, 1959), p.520.

耶穌聖心的敬禮中，找到一個來自天主的抗毒素。在那鼓舞天主子民的神人愛德的泉源、我們的救主破碎的心靈中，拉內找到能夠在教會內有效地給依納爵侍奉模式增添溫暖和慷慨的象徵。

「平心」總是向未來看去。它絕不會將那些已經存在的、必須持續發生的，視為理所當然。它尊重天主的自由，以及當環境可能發生改變，隨時準備好去適應新的情況和從事新的目標。人生活在和天主交談之中。靈修生活的成效完全依靠聆聽天主的召喚和迅速慷慨地回應。我們必須在從上而來的靈感中，發現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召叫，藉以同時發現「永遠更大天主」的愛²⁴。

三、天主的召叫

天主如何向個人顯示祂的旨意呢？在拉內選擇知識論²⁵的文章中，徹底討論了依納爵式召叫的神學。不用多說，依納爵和拉內預設、也明白地聲稱：天主的召叫只有在自然律所允許和合法權威命令的框架下，才能來到人這裡。當然，人仍然面

²⁴ 同上著作，p.538.

²⁵ “The Logic of Concrete Individual Knowledge in Ignatius Loyola,” in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Quaestiones Disputatae* 12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64), pp.84~170. 此篇文章預設也建基在拉內另一篇文章之上，請查閱德文原文 “Über die Frage einer formalin Existentialethik,”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 (Einsiedeln: Benziger, 1955), pp.227~246; “On the Question of a Formal Existential Ethic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 (Baltimore: Helicon, 1963), pp.217~34. 參照 Avery Dulles, “Finding God’s Will: Rahn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gnatian Election,” *Woodstock Letters* 94/2 (Spring, 1965) pp.139~52.

對許多靈性情境的選擇。在缺乏私人啓示的時刻²⁶，有些事顯然地少有，也不輕易地被容許²⁷。人可能比較好藉著一般倫理的原則，來描繪出他生活方向的路線圖，這需要對於他行為可能的後果，作一番審慎的評估²⁸。

但是仍有第三種可能，就是依納爵《神操》中所謂的「第二種時間」選擇的模式²⁹。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依照適合他獨特的角色去達成，對於「選擇」做下決定。

四、《神操》中選擇的邏輯

按照拉內的看法，依納爵對於靈修神學發展，最主要的貢獻之一，是他敏銳地覺察到人正面的個別性，參與建構他自己的聖召。他必須選擇那和他自己特別靈修能力和稟賦同性質的事物。再者，在依納爵生活中，他發現和應用的具體和情感的

²⁶ 事實上，杜勒斯（Avery Dulles）在此想要談論《神操》中，為能正確的「選擇」的三個時間。「在缺乏私人啓示的時刻」，亦即缺乏「第一種時間」的要件：「幾時吾主天主這樣推動、吸引人的意志，致使這虔誠的靈魂不但毫不疑惑，甚至不能懷疑，因此隨著天主的指示去做……」（操 175）。

²⁷ 私人啓示的準則，請看 Karl Rahner, *Visions and Prophecies*, reprinted in *Inquiries*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4), pp.88~188.

²⁸ 這似乎是指向「選擇第三種時間」（操 177~188）。在此種時間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幫助分辨者仔細的考量。

²⁹ 「選擇第二種時間」（操 176）：「幾時因種種神慰或神枯，以及辨別各種神類的經驗，得到了光照和認識。」

邏輯，將用來分辨此一同質性（connaturality）。這是他有名的神慰和神枯的考慮³⁰。

拉內以「純粹的神慰」³¹來作為此一分辨過程的主要原則。依納爵告訴我們，這發生在當靈魂「為他的造物主、天主的愛所熾熱，因此使他對任何受造物感覺無味，只能在造物主中愛它們」³²。在如此寵幸的情境中，依納爵在另一處寫道：「天主使我們的靈魂變寬……祂開始無需用任何言語的聲音，向我們說話」³³。拉內以此作為對那寵幸、非客觀恩寵經驗的解釋。

但是，這如何和「選擇」有所關連呢？拉內主張，這純粹和不受玷污的喜樂的事物，通常地照耀穿透宗教性正確的選擇。因為天主召叫我進入的身分地位，必須和我自己宗教性格相和諧，這包括我自己基本靈修的發展方向，它將不會和天主合一的經驗相抵觸，反而是加強它。那麼，這「選擇」可能是經由一個漫長的試驗過程來決定。這一點，我們不只在《神操》書中，也在依納爵的《書信》和《靈修日記》中可以找到。透過一個扮演的過程，我們想像將自己放置在那我們選擇去測量是否是純粹神慰點上的情境下。此一內在的喜樂，不同於一般的舒適和安逸，它能夠在痛苦、迷惑、因難和所有事物被剝奪當中存留下來。藉著此一情感的邏輯，拉內主張依納爵對於靈修神學的未來，作出了巨大、顯著、永恆、健全的貢獻。

³⁰ 參照《神操》中，神類分辨的規則（操 313~327 甲組；328~336 乙組）。

³¹ 或可稱之為「沒有前因的神慰」。

³² 操 316；參照操 330、336。

³³ “The Logic of Concrete Individual Knowledge in Ignatius Loyola,” p.152. 參照 *Mon. Ign.* I. 105.

五、在行動中的默觀

依納爵有名的「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的規則，與此分辨方法有緊密相關。拉內稱之為「依納爵靈修的基本規則」³⁴。在天主至高無上的主權觀點之下，人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所有情境，都有充滿靈性的可能性。它們是當天主來接近我們時，找到祂的時機。歷史中的天主，對於在基督內來到我們中間感到滿意。而且只要人們在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上和基督團結一致，祂對於在全體人類中來到我們這裡也感到滿意。當我在鄰人中認出基督時，我也能夠在我所接觸的其他人、事、物中找到天主。更一般地來說，救贖天主的無處不在，意涵著天主的恩寵可能在任何地方被找到。

由於依納爵對於歷史偶發事件深刻的正面評估，他站在新的靈修傳統的前頭。耶穌會士對人生的看法已經藉著拉內稱之為「面對世界內心充滿喜樂」(Weltfreudigkeit) 描述出來。那是對世界和它價值的肯定、一種接受文化的成就的態度、尊重人文主義的態度，及適應人們進步和情況改變要求的態度³⁵。因為天主在歷史中工作，也臨在世界中，沒有任何需要為了找到天主而退到沙漠去。

依納爵勇敢地將奉行嚴格的隱修生活的形式，和靈修生活的本質切斷開來。運用熱羅尼莫·納達 (Jerónimo Nadal, 1507~1580) 有名的慣用語，依納爵成了「在行動中的默觀」者。他甚至也可以說已經奠定了在俗信友神學的基礎；亦即基

³⁴ 同上著作，p.155.

³⁵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Die ignatianische Mystik der Weltfreudigkeit," pp.344-45；英文譯文 "The Ignatian Mysticism of Joy in the World," p.290.

督徒的成全，真確地經由對於世界和它價值的奉獻來尋獲。拉內勇敢地發展依納爵虔敬的這一層面。他強調基督徒對於有價值的世俗目標奉獻自己，以及經由做外教人也做的事，而使自己成爲無名的這些事上，不應該遲疑。

但這只是辯證的一面。正如拉內所了解的，依納爵主要地絕不是關切這個世界和它的價值。我們已經看到「平心」的原則如何包含對於朝向所有受造物確定「最後的保留」。這個保留透過所謂的「謙遜第三級」³⁶，變成了更高的愛。依納爵吸收古老修會克修的傳統，成爲他的靈修教導。依納爵及其同伴，藉著貧窮、貞潔和服從聖願，將他們自己和天主結合在一起。當身體仍存留在此塵世中，但依納爵的靈性已離開了塵世，生活在沙漠中。如果依納爵堅信天主能夠經由受造物來相遇，他也十分清楚看得見天主不需要受造物的服侍。天主總是比我們所思、所想的一切更大。祂的恩寵絕不單單靠我們的努力來獲得。天主的恩寵總是白白的禮物。

六、十字架的奧秘

在依納爵靈修的旅程中，他不斷地回到十字架的奧跡。在十字架上，受造物徹底的失敗，但天主的恩寵仍然能夠獲得勝

³⁶ 依納爵《神操》第二週中，他希望作神操的人，在開始「選擇」之前，能夠存想並密切體味「三級謙遜」（操 164）。《神操》中所描述的「謙遜第三級」：「最爲完美也包括第一和第二級在內。就是：假如至尊的天主受同樣的光榮和讚頌，爲效法吾主耶穌，爲真真實實地更加肖似祂，我寧願同貧窮的基督選擇貧窮，而不選擇財富；寧願同飽受凌辱的基督一起受屈辱，也不願享受尊榮；並且爲基督寧願被人視爲輕狂、昏愚，而不願在此人世被視爲足智多謀，因爲基督已先被人視爲輕狂、昏愚。」（操 167）

利。十字架是受造美善的毀滅、人類資源的浪費、人們希望的崩潰。以苦難和遺棄的觀點來看，十字架是最後的階段。在赤裸中的基督被簡化成受造物的無能。然而就在此一時刻，人類的救贖完成了。依納爵在耶穌的苦難中，找到恩寵最後的勝利。他最深的渴望是和基督一起，穿上被覆蓋的衣服，以及為基督的緣故，受苦和被稱為傻瓜³⁷。因此，一個只談論自我實現、效率和成效、甚至在使徒工作上的靈修，完全不是依納爵的靈修。

正如拉內所描述的，在最深的靈感中，依納爵式的虔敬是離開世俗的。依納爵至少和沙漠的隱修士一樣，渴望穿上耶穌的死亡。他逃離世俗的一切，進入感官和心靈的黑夜，為的是從純粹恩寵的杯中汲取。修道生活的核心在於「捨棄」；修道的身分和地位是一個矛盾的記號；像十字架本身一樣，對於這世界之子來說，它是一種醜行和愚蠢。在十字架的力量之下，修會的三願藉著許多不同的方式，將基督徒的信仰呈現在世界面前。藉著放棄這世界的美善和渴望服侍上主正規的方法，修道人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不是尋找去操縱天主的恩典，而是藉著空虛的心、空虛態度，修道人對世界宣稱人最高的目標是超越這個世界。他向天主打開一個空處，讓天主的愛和恩寵的流露來充滿³⁸。

³⁷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Die ignatianische Mystik der Weltfreudigkeit," pp.335-36; 英文譯文 "The Ignatian Mysticism of Joy in the World," p.282; 操 167。

³⁸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Zur Theologie der Entsagung,"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p.70-71; 英文譯文 "Reflections on the Theology of Renunciatio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pp.55-56。

在沉思依納爵十字架的奧秘，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基督徒經驗的主題。十字架是我們每日要拿起的，也是每日要經驗的。洗禮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入門。藉著信仰的支持，洗禮已經將自我投入耶穌的死亡。這信仰將引導我們分享耶穌復活生命的光榮。修道人可能被描述成一位透過對十字架的奉獻，從容謹慎地許諾將自己和世界釘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渴望放棄家庭、放棄所有一切、放棄跟隨他個人意志的抉擇。也就是說，修道人捨棄任何上主已經提供給人類發展正常的方法，這為一般人是無法理解的。

事實上，對於修道的身分和地位，沒有任何嚴謹的理性的理由。如果它是被容許的，只是因為基督已經將十字架變成一條救贖的道路，而且教會已經認出修會團體是「一個真正和實際以神為導向的存在」³⁹。更進一步來說，如果天主不召叫人，沒有任何人能夠進入此一途徑。個人的召叫通常透過神類分辨來發現。一旦所有這些條件被證實了，三願的生活就變成信仰和愛有效和結果實的表達。拉內寫道：「或許，真正服從的人實在是一位愛者。為他來說，自我委順的犧牲是甘飴的和祝福的喜悅」⁴⁰。

³⁹ Karl Rahner, "Reflection on Obedience: A Basic Ignatian Concept," *Cross Currents* 10 (1960), p.371.

⁴⁰ 同上著作，p.374.

七、死亡神學

拉內十字架神學和修道生活神學，最終聚集在死亡神學之上⁴¹。拉內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同樣能夠宣稱人的生活是朝向死亡的狀況（zum Tode sein）。我們每一個人每天必須死於他自己，而且因著我們年歲的增長，在我們的生活中，可能期待捨棄的增加。正如人的力量變弱、他的過失累積，受苦的能力相對的就變得更重要。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我們沒有權利將喪失當作純粹的損失。更精確地來說，我們應該恆常地藉著謹慎但有活力的自我棄絕來朝向它。基督徒的克修主義是一種邀請進入基督的苦難，每個人按照天主恩寵的尺度來實踐。當死亡外在地完全殲滅我們真實的存在時，這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作最後自我棄絕的預嚐。

藉著神聖的死亡，基督徒在他最後和最好的行動上，終於能夠經驗到主的來臨。完全的順服對於肯定和否認的辯證，作了最後圓滿的潤飾。在這完全的順服中，基督徒自由地放棄一切，期待那位等候超越死亡的天主，還給他所有的一切。這位缺乏任何可定義決定的天主，以「虛無」（nothingness）的形式到來，因為祂是全部的真相。拉內引用《十二宗徒訓誨錄》（*Didache*）的內容提到：死亡是讓世界過去，為的是恩寵能夠到來⁴²。

⁴¹ *On the Theology of Death. Quaestiones Disputatae 2.*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61.

⁴² 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Passion und Asces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II, p.97; 英文譯文 "The Passion and Asceticism,"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p.79; 或是參照德文原文 Karl Rahner, "Die

拉內修會生活身分地位的神學，在死亡神學的光照下，表達其圓滿的意義。修道的生活提醒這個世界，恩寵不是世俗努力奮鬥的產物，而是天主白白的禮物；所有基督徒，也包括那些努力改善世界的人，都是朝聖者；同時也提醒這個世界，我們存在真正的中心是超越這個必死的生命。從這個角度來看，修道生活是為將來到所有人身上的那最重要的時刻，一個延長的預演。

肆、拉內的思想與德日進

拉內和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兩人的思想，都是以宇宙的觀點來看待基督徒的生活。兩人都確信人的存在和物理宇宙本身，因著被拯救的天主所碰觸，而徹底地轉化。對他們兩人來說，天主能夠、也必須在朝向別人的愛德中找到。基督宗教是一個愛的宗教。因此，純粹人的愛是神聖的。他們兩人對於教會都有深入的虔敬，這個教會是天主聚集到祂那裡的子民。他們兩人同樣被依納爵默觀和行動的綜合所支持。再者，他們在歷史的開展中，看到天主正引領人們沿著尚未探測的途徑前進的台階。

但是，我不能確定這兩位偉大的靈修思想家的觀點，是否能夠合併成單一連貫的系統。他們在性情、訓練、經驗和專注上，徹底地不相同。德日進這位法國的古生物學家，被人類發展的奇觀所震撼。他確信進化必須成功，唯有愛的門（phylum）勝利，最後的完成才能到來。唯有已完全開發的社會，才有能

ignatianische Mystik der Weltfreudigkeit,” p.336；英文譯文 “The Ignatian Mysticism of Joy in the World,” p.282.

力在基督的滿全中接受祂，正如祂將出現在祂再來的時候（parousia）。

按照杜勒斯（Avery Dulles）的了解，拉內是不會這樣說的。拉內領會天主完全自由地干預，如同祂在歷史中或在歷史結束時感到滿意一樣。雖然我們知道，當仍是白天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努力工作，因為黑夜很快就要來到，那時就沒有人工作。然而，天主能夠使用或不用我們尋求回報的服務，來完成祂的救贖工程。因此，如果我們的努力失敗，如果有災難和背叛，如果我們在開展基督的福音奮鬥上受到阻撓，我們的心不需要憂慮。因為，我們不需要在這世界上擁有或尋找一個永久的城市，天主比我們的成功或失敗更大。天主總是「更」（Deus semper maior），祂是我們唯一永遠的希望。